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臺灣當代都市詩的觀察與批判

doi:10.7013/CCTHCWHSNK.200112.0027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4), 2001

作者/Author：林于弘

頁數/Page：27-6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1/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13/CCTHCWHSNK.200112.002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臺灣當代都市詩的觀察與批判

林 于 弘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副教授

摘 要

自終戰以後，臺灣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都逐步邁向轉型期，而在八〇年代以後，這樣的趨勢尤為明顯。

文學是現實的反映，而現代詩與社會脈動的關係更是緊密。伴隨著都市化的迅速開展，以都市景觀、生活、人物、事件為描述內容的都市詩，也以不同的面貌多彩紛呈。因此不論是在技巧提升、題材層面、乃至思考深度等等，在在都有日新月異的進步。

本文先尋索都市詩的源起與確立，並經由都市詩在生活場域與飲食休閒等層面的表現，以印證都市詩的普及和多樣。最後再整合都市詩的現有成就，嘗試揣摩臺灣都市詩的可能未來。

世紀末的都市詩已成為時代的新寵，而在跨越千禧之後，這樣的優勢相信仍將持續。都市詩已成為社會現象的主要代言人，這不僅具有文學發展的積極價值，同時也對整個生活環境的優劣良窳，具有指標性的彰顯意義。

一、前言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都市與鄉村分別趨向兩個不同的極端，維持著一種相互對立卻又彼此依存的動態平衡。而這樣的改變，也從西方逐漸向全世界蔓延，工業文明的種種副產品——尤其是都市人口的集中與生活腹地的擴大，已經是全球的共同趨勢。

光復以後的台灣也從農業開始起步，循序邁向工業時代。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〇年，農業產業結構所佔比率由32.3%下降至7.7%；而工業則從21.3%竄升至45.8%^{註一}；國民所得也從145美元提升到2000美元以上^{註二}。而隨著工業發達與經濟發展，人口大量流向都市，光是台北、台中、高雄這三大都會區就已容

註一：國內三級產業結構所佔比率年度對照表

年 度	農 業 (%)	工 業 (%)	服 務 業 (%)
1951	32.3	21.3	46.4
1960	28.5	26.9	44.6
1970	15.5	36.8	47.7
1980	7.7	45.8	46.6
1987	5.4	48.6	46.0
1990	4.2	41.2	54.6
1991	3.8	41.1	55.1
1992	3.6	40.0	56.5
1993	3.7	39.9	57.4
1994	3.6	37.4	59.1
1995	3.5	36.4	60.1
1996	3.3	35.6	61.1
1997	2.7	34.9	62.4
1998	2.7	34.1	63.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年鑑(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註二：我國相關經濟成就逐年對照統計表

年 度	平均每人生產毛額(美元)	外匯存底(億美元)	台幣與美元匯率
1951	145	0	10.30:1
1960	154	0.76	36.38:1
1970	389	6	40.00:1
1975	964	10	38.00:1
1980	2344	53	36.00:1

納逾千萬的人口^{註三}，全台灣超過八成的居民生活在狹窄的都市空間，都市也成為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樞紐，是以都市文學的興起，也自有其因勢利導、水到渠成的必然傾向。

二、都市詩的源起與確立

台灣的都市詩可以上溯至五、六〇年代，首開風氣者當為羅門：

他們的腦部是近代最繁華的車站，
有許多行車路線通入地獄與天堂，
那閃動的眼睛是車燈，
隨時照見惡魔與天使的臉^{註四}。

這首於一九五七年完成的〈城裡的人〉，確切地反映了都市善惡兩極化的

1987	5298	767.5	31.87:1
1990	8111	724.4	26.88:1
1991	8982	824.1	26.81:1
1992	10506	823.1	25.15:1
1993	10956	835.7	26.38:1
1994	11781	924.5	26.45:1
1995	12653	903.1	26.48:1
1996	13225	880.4	27.45:1
1997	13559	835	28.70:1
1998	12333	903	33.45: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民所得(民國八十八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註三：截至2000年9月的人口統計：台北市265萬，台北縣355萬，合計620萬；台中市96萬，台中縣150萬，合計246萬；高雄市149萬，高雄縣123萬，合計272萬；以上六個都會縣市的人口總計為1138萬。

註四：羅門，〈城裡的人〉，《羅門詩選》（台北：洪範，1984），頁20。

差異，稍後他在六、七〇年代所創作的〈都市之死〉（1961）、〈進入週末的眼睛〉（1968）、〈都市的落幕式〉（1972）、〈都市的旋律〉（1976），……等系列，也都能表現都市的種種風情。張默就指出：「以都市文明為詩的素材，羅門自六十年代初期即開始嘗試^{註五}。」古繼堂也說：「羅門寫的大量優秀的城市詩，奠定了他的台灣城市詩人的基礎，為他贏來了都市詩人的桂冠，也使台灣有了專門描寫都市的『都市詩』這一品種的出現^{註六}。」余光中也宣稱：「我們的城市文學也應該產生自己的代言人，……，未來如有城市詩派，羅門該是一位先驅^{註七}。」陳煌也表示：「羅門對城市的冥暗心態看得透，觀察入微，說他是城市詩國的發言人並不為過^{註八}。」事實上，包括黃用、鍾鼎文、張健、林綠等前行代詩人也或多或少有以都市為描寫主題的詩作，只是未見刻意標榜，因此在八〇年代以前，羅門的都市詩的確是一枝獨秀。

然而隨著時代的遞嬗，都市的變化是更形迅速多樣，許多前輩對都市詩的鍾情依然不減，就以羅門來看，諸如：〈城市·方形的存在〉（1983）、〈「麥當勞」午餐時間〉（1985）、〈都市你要到那裏去〉（1986）、〈卡拉OK〉（1987）、〈組合藝術五件〉、〈都市你是一部不停地作愛的機器〉（1989）、〈都市心電圖〉（1990）、〈都市 此刻坐在教堂作禮拜〉（1991）、〈「世紀末」病在都市裏〉（1991）、〈都市的變奏曲〉（1992）……等，在量的表現上亦是不遑多讓，不過其詩作內容和表現技巧卻遭致年輕一代評論者的非議：

註五：張默，〈詩卷序〉，《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詩卷一》（台北：九歌，1989），頁45。（按：若從羅門作品的發表時間來看，這句話若將時間修正為五〇年代末期，應該會比較妥當。）

註六：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97），頁220。

九〇年代的羅門還停留在八〇年代卡拉OK的生活步調當中，就都市消費性問題的視野而言，羅門無疑是落伍的。進入九〇年代，我們再也讀不到具體的社會面貌，……；然而在他企圖呈現他所謂的後現代狀況的時候，「台北」已經從那些拼貼得不理想的詩句與畫面裡碎裂、消失。我們同時也讀不到新人類價值觀的遽變、環保意識的抬頭、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同性戀問題、親子關係、有線電視、資訊網路、KTV和Pub等新興消費型態^{註九}。

尤有甚者，是更嚴厲地的質疑與批判：

八〇年代的羅門開始走下坡，語言技巧方面的表現已都大不如前^{註一〇}。

逐漸出現修辭技巧的僵化現象，加上失去節制的的口語化策略追求速度感，不但稀薄了詩的質感，也侷限了羅門對事物本的探索，流於現象素描^{註一一}。

到了九〇年代，極大部分的詩篇都失去原創性與深度，僅

註七：余光中，〈現代詩的一種讀法〉，收錄於陳幸蕙編，《七十六年文學批評選》（台北：爾雅，1988），頁191。

註八：陳煌，〈城市詩國的發言人〉，《台灣時報·副刊》，1984年12月2日。

註九：陳大為，〈存在的斷層掃描：羅門都市詩論〉（台北：文史哲，1998），頁142。

註一〇：同上註，頁158。

註一一：同上註，頁153。

在現象與文字的表面遊走^{註一二}。

以上的論斷是否公允，猶待後人詳論，不過前行代詩人在面臨千變萬化的現代都市時，不論是在思想或行動，總不免有「歲月不饒人」的恐慌，是以關於都市詩的開拓，就必須仰賴更年輕的一代來承擔。

誠如林耀德所言：「第四代詩人^{註一三}在成長期已直接面對台灣地區高度都市化的事實；其中甚多根本成長在都市系統之中，對於人類普遍心靈的鄉愁更甚過於土地的鄉愁^{註一四}。」而由於時代演進與都市化的深遠影響，年輕一代詩人對都市的感受與描寫也就呈顯出各種不同的風貌。

八〇年代以後，都市的變化是更形快速多樣，新一代詩人也跟著快速崛起。一九八五年創刊的《四度空間》便是以新銳詩人為主體的年輕詩社，他們於發刊辭上就奮勇揭櫫發展「都市詩」的大纛，提出「我們可以從我們所生長的領域來尋找題材，諸如『都市詩』的發展。畢竟現代人類大都生長在都市的環境中，在自己的生活領域來尋找題材是最適切、最誠實不過了^{註一五}。」稍後林耀德也附和：「科幻詩、都市詩、生態詩甚至以國際政治為主題的詩作，都成為八〇年代詩潮新的導向^{註一六}。」一九八六年「草根詩社」推出「都市詩專輯」時，羅青更振臂疾呼：

註一二：同上註，頁155。

註一三：羅青在詩人的斷代區分上是以1956年以後出生者為第四代詩人。（參見羅青，〈專精與秩序——草根宣言第二號〉，《草根》復刊號（總號42期），1985年2月。）

註一四：林耀德，〈不安海域——八〇年代前期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頁41。

註一五：林婷，〈八〇年代的詩路〉，《四度空間》創刊號，1985年5月。

註一六：林耀德，〈新銳掃瞄導言〉，《商工日報·春秋副刊》，1985年7月21日。

直迄八〇年代初期，我們可以進一步發覺現代詩的草根性與都市精神在「都市詩」中有交會的可能性存在。羅門一再預言的都市王朝已經來臨：世界島不再僅僅存在於噩夢裡，現代台灣也已在網狀組織和資訊系統的聯絡和掌握中成為一座超級都會^{註一七}。

到了八〇年代末期，範圍更為擴展的「都市文學」已經立定腳跟，以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者所共同架構的理論與作品，也讓「都市文學」成為主流。一九八九年，黃凡與林耀德共同發出宣言表示：「都市文學業已躍居八〇年代台灣文學的主流，並將在九〇年代持續其充滿宏偉感的霸業^{註一八}。」而作為都市文學先鋒的都市詩，也不斷努力地開拓著嶄新的未來。

三、都市詩與生活場域

詩的都市化傾向是一種意識，是詩人和時空交感後的思維^{註一九}。

「都市化」是八〇年代台灣的社會現象，它無形地滲透到各個角落，形成一種全面性的改變。然而詩人並非只需集合都市中的人事景物，就能使詩富有都市精神，若只是把這些事物拿來點綴裝飾，沒有任何的真誠感動，那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要認識『都市文學』，首先要認識正文中的『都市』究為何

註一七：羅青，〈後現代的草根性與都市精神〉，《草根》復刊第9號，1986年6月。

註一八：黃凡、林耀德，《新世代小說大系·都市卷前言》（台北：希代，1989），頁13。

註一九：簡政珍，〈「現代詩」和詩的都市化傾向〉，《詩心與詩學》（台北：書林，1999），頁80。

物。不同於社會版記者，作家非僅止於對定義為某一行政區域的都市外觀進行表面報導、描述，他也得進入詮釋整個社會發展中的衝突與矛盾的層面，甚至瓦解都市意象而釋放出隱埋其深層的、沉默的集體潛意識^{註二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也將如此檢視都市詩中種種主要的內容與精神。

都市族群的生活型態與空間展示，正是都市詩所要表現的主要元素，透過人物活動與場景轉換，也就形成都市特有的生態。因此，從都市族群的生活刻畫來觀察，也頗有其代表性：

車行如織，混紡著
下班時分眾多冷疲的臉孔
在或暗或亮或開或閉的
玻璃窗後，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
聲浪裡。當我站在
天橋上，踏著自己的身影
如孤獨行走的旅人
行經荒冷野徑，解下背包
在風急雲低的山頭回首眺望
夜色還來不及降臨
而霓虹已突破黑暗的
這城市：路上急速奔馳的燈花
以相互追趕的速度
流成一道光河，那彷彿是

註二〇：林耀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重組的星空》，頁200。

在幾何造形的龐大星體間
急欲逃離引力束縛的太空船
而我，一名偶而停步的路人
在遺忘與被遺忘的角落^{註二一}

不斷的迴行加上一氣呵成的敘述，使整首詩充滿急促的壓迫感，而瑣屑的描寫以及比喻的情境，也反映出現代人在生活情境的無奈和茫然。然而持續成長的城市，卻也不斷吞噬更多的紅塵男女，是以刻板的紀錄也羅列著都市中單身者的空虛生活：

01:30 夢見一條戰艦載著星星在霧中航行；
03:30 有個朋友在地球的另一端踏雪寄信；
05:30 錯誤的電話打進，他忘了說抱歉；
07:30 牛奶杯口噙著淚水，麵包有點霉味；
09:30 車禍在公司的樓下靜靜地發生；
11:30 鉛筆和拍簿都遺留在死寂的會議室；
13:30 飛機掠過，波斯貓在花園中打盹；
15:30 銀行的出納小姐又換了髮型；
17:30 晚報上沒有股票下跌的消息吧；
19:30 到那裡去？霓虹燈交映之後是醫院；
21:30 電視機痴呆的瞳孔，
衣櫥袒開雜猥的胸膛，

註二一：侯吉諒，〈人間迷航〉，《城市心情》（台北：漢光文化，1987），頁66。

啤酒罐頭不能滿足嘴巴，

黑色話筒等待聲音的耳朵；

23:30 望遠鏡，對樓的窗口逐一暗下；

00:00 翻轉一次，壓到傷口，傷口喊痛；

00:29 翻轉一次，壓到傷口，嘴巴，喊痛；

00:56 翻轉一次，壓到傷口，心頭喊，痛；

01:30 夢見一條木船在空洞的天上，

無聲地滑過……………註二二

這些零星瑣碎的獨立事件，荒謬地組成上班族一天的輪迴。其中時間的間隔由規律而不規律，夢想也從充滿自信的「一條戰艦載著星星在霧中航行」，到「夢見一條木船在空洞的天上，／無聲地滑過」，亦可知其生活之每下愈況。

林彥是八〇年代最重要的都市詩人，他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觀察，確實頗能表現時代的特色。林彥以白領階級為寫作基點，這在當時是頗值得開發的新領域，林燿德就稱讚他是「可謂繼台灣『都市詩』濫觴羅門之後，少數以都市精神（而非僅以都市題材）入詩，並且獲得成就與肯定的都市詩人^{註二三}。」見解可謂中肯。

不過同樣是描寫都市中的族群，「雅輩」（Yuppie，為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的縮寫，一般譯為：雅痞^{註二四}）所展現的卻是上流社會的生態：

註二二：林彥，〈單身日記〉，《單身日記》（台北：希代，1986），頁32-33。

註二三：林燿德，〈組織人的病歷表——論林彥有關白領階級生存情境的探索〉，《一九四九以後》（台北：爾雅，1986），頁196。

註二四：此一名詞源自七〇年代末期，原本指歐美20-40歲，高薪、重生活品味的白領階級，在臺灣則指有錢有閒，崇拜品牌文化，重視物質導向的族群。

我們是快樂雅輩，
出身尊榮的家世門第，
不會有困頓的未來，
也無所謂過去的緬懷；
我們勤奮、卓越，是社會的中堅，
為事業忙碌，
為名譽策畫更美麗的藍圖。

每天穿戴著微笑出門——
蘇格蘭襯衫搭配愛爾蘭西裝，
義大利領帶支撐優雅的高姿態，Oh
Yeah，法蘭西名牌手提箱
提著這時代最流行的地位與財富——
咖啡屋總是飄來香香甜甜的情調和滿足，
冷氣房裏冷眼看滾燙的時局；
東區downtown小套房租了一個情婦，
她歡喜委託行的格調，偏愛
馬丁尼和鮮花稀釋過的那種幸福，
今夜我們共赴一場巴黎香水的晚宴，
親愛的：你也嚐嚐成功的滋味，嗯，
中午吃西餐、台菜還是日本料理？

Waiter：開一瓶年份比我們更老的白蘭地！^{註二五}

這裡刻劃的是都市新貴的驕傲，也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然而表面上豐厚的物質生活，是否就印證著絕對的滿足？藉由衣著、情婦、醇酒、美食所構建的花花世界，真的是那麼美好嗎？雅痞們跟隨慾望的洪流飄盪，卻也自不自覺地陷落於這樣的深淵。

而隨著時代的「向錢看」，經濟成長與股票市場的蓬勃發展，也成為與全民所息息相關的緊要問題，於是數百萬心繫股價指數的「股票族」也隨之誕生：

準九點，它來向你報到

透過電腦終端機

透過一排排的行情揭示板

透過中廣小姐珠圓玉潤的聲音

那一刻，咱們大夥兒的心臟又在翩翩起舞啦^{註二六}

至於年輕一代則因父母師長的輕忽，沉迷於速度的刺激，為了追求自我的虛榮與短暫的快感，甚至可以置死生於度外：

爲了年輕人特有的苦悶與憂傷

和你們不能瞭解的一切

就是

註二五：焦桐，〈台灣雅輩〉，《咆哮都市》（台北：漢光文化，1988），頁32-33；此外〈超級市民〉、〈等因先生〉、〈奉此小姐〉，也都是類似的作品。

註二六：張默，〈股票族，你好〉，《光陰·梯子》（台北：尚書文化，1990），頁218。

我們 用速度追尋的真理

所以請你們不要擔心

在平坦的公路上

我們也是烈士一群

為正義而生

為公理而亡^{註二七}

而更年幼的孩子也因為乏人照料，只得淪為鎖鍊纏身的「鑰匙兒」：

孩子啊！別忘了帶鑰匙

別忘了圓圓的那支

是樓下公寓大門的

方方的那支

是我們家第一層鐵門的

扁扁的那支

是第二層鐵門第一道鎖的

尖尖的那支

是第二層鐵門第二道鎖的

別弄錯了，孩子

小小的那支

是你房間的鑰匙^{註二八}

註二七：方群，〈暴走族〉，《進化原理》（宜蘭：凱拓希代，1994），頁58。

註二八：李勤岸，〈鑰匙兒〉，《一等國民三字經》（台北：前衛，1987），頁28-29。

是以不分男女老少，各個族群混亂紛雜的生活作息，也都在詩人的生花妙筆下紛紛呈現。

至於就都市的生活空間來觀察，各式的建築無疑地將是都市的主要表徵，設計新穎的高樓大廈是都市的座標，也象徵著文明的開拓與累積，並被賦予各種不同的面貌：

見證白日喧嘩
俯瞰夜色喘息
彷彿
凸挺的陽剛男性
誇張展示在
街道鬧區
自然形成
所以交流人車
大小路口
無法不仰望的
突兀焦點
赤裸裸男性誘惑
引得垂涎欲滴的雲姑娘
忍不住卸下身段
將扮蕩婦

也不見羞
時時在眾目睽睽下
滑溜舌尖櫻唇
咨吮飽滿厚壯的陽具
市民偶一抬頭
遠觀近猥
都沉溺看A片心情
蠢蠢欲動^{註二九}

在都市中矗立的摩天大廈，就好的方面來看是一種科技的成就與文明的圖騰，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突兀的鋼骨水泥，也未嘗不是一種文化入侵與景觀破壞。在這裡以陽具暗示聯想，也表現出世紀末性慾恣肆、淫亂頹廢的問題。而同樣的描寫對象，新世代詩人也有類似的感觸：

被餵養以
夢的雲彩和希望的藍
而繁殖過多的大廈
越長越高，開始
反噬天空

一種站在高處的欲望
成群的靈魂排隊等候

註二九：黃樹根，〈城市地標〉，《鯨，自由了》（高雄：文化中心，1998），頁148-150。

通往幾十層樓的電梯
 在迅速升降的透明的虛無裡
 吞落失重的快感
 孤獨的肉體在底處茫然仰望
 脖子都痠了

灰白著臉的大廈
 是一座無人辨識的墓碑
 壓迫著我們
 和這座城市一起
 陷落^{註三〇}

這裡顯現的徬徨與失落，是結合人與大樓關係的另類展示，把大廈比喻成「無人辨識的墓碑」，也令人感受到沉淪的無奈與驚心的震撼。至於富含神話色彩的寓言，也有詩人的神來之筆：

我疑懼的緩緩走近欄杆，驚駭的看到了一顆、一顆——一顆超乎想像的，幾乎和大廈一般的巨大的心臟被放置在這棟中空的大廈，平穩的跳動著；從心上蔓延的兩根粗大的血管分歧出數萬根微血管繚繞糾結在大廈的內壁……啊，那似在沉眠中的，充塞整座大廈的心脈不正和我心跳同頻且共鳴嗎？

我惶惑的看著在血管中流動的液體輕問：「那血管內流動

註三〇：陳宛茜，〈零件都市〉，收錄於台大文學院、幼獅公司編輯部主編，《古金屬文明：1993青年優秀作品選》（台北：幼獅，1995），頁221-222。

著些什麼呢？」

欄杆上一隻流淚的獨角獸回答說：「流入的是悲傷；流出的是孤寂……」^{註三一}

這首散文詩展現的是人和大廈「合而為一」的心靈圖象，全詩充滿想像色彩，而當獨角獸流淚說出「流入心的是悲傷；流出心的是孤寂……」之後，也道破流竄於都市血脈中的各種愁苦。

至於方正堆疊的狹窄空間——公寓，則是都市族群主要的棲身之所，對這個最密切的生活所在，詩人也有這樣細微深入的描寫：

在幽暗的巷道之間 消防車的警笛困難地切割
夜色 詩人在公寓的褲縫下點亮了一盞燈 昏
黃的燈光沖泡出來玫瑰花茶的香味 而鋼琴像
一隻黑貓在角落裡靜靜地蹲著 沙啞的爵士樂
沿著淚腺湧出 四壁都是潮濕的記憶 泥牆裡
生鏽的鋼筋再禁不起三個人同時的咳嗽 單身
套房的隔壁卻一再傳來沖馬桶的聲音 樓梯間
紅色與藍色雜交的搬家與抽水肥的廣告 慾望
坐著電梯上來……^{註三二}

在現代都市的每一隅，同樣有著破敗落後的生活，包括慌亂、忙碌、擁擠、

註三一：林群盛，〈那棟大廈啊……〉，原載《地平線》第6期，1987年10月；收錄於張漢良編，《七十六年詩選》（台北：爾雅，1988），頁86-87。

註三二：紀小樣，〈公寓生活〉，《聯合報·副刊》，1999年10月9日。

疏離與墮落，都同時存在於四周，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而在都會中，「忙」與「盲」總是交錯於有限的空間，人們在享受經濟成長與科技成就的同時，往往付出更多的紛亂與茫然：

我的屋子失蹤了。就在那個午後
 當我尾隨百萬上班族穿越台北街頭
 倏忽想起生活漂泊，想起那屋子
 堅固的溫柔，它竟廢煙般沿路散失著……
 我驅車前進而思緒後退，退得老遠
 在反方向捕捉那輪廓：年齡二十左右
 身高四米稍矮、心寬十坪略胖
 氣質上雌雄同體而傾向
 母性，包容我如回到了子宮……註三三

這裡表面上遺失的是「屋子」，然而真正找不到的卻是我，從屋子的失蹤到追尋的過程，一種母性的包容是人類渴望的安定與溫暖。是以當我們再把焦點縮小，銜接整座城市的水管，也可以暗喻都市生活的痛苦遭遇：

整座城市是它的流域，在暗中
 複雜的管路插滿公寓全身 接通
 樓上與樓下左鄰與右舍體內與體外

註三三：羅葉，〈尋屋〉，收錄於楊澤主編《魚骸》，（第十八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台北：時報文化，1995），頁172。

每一尊肉身都是支流
時間是一座深淵
而我們不能阻擋 黑暗的心
用如何黑色的淚水加速牆的癌化
當思維終被心事脹裂
廢棄的文明向生活氾濫
我們忙著揩拭滿地油漬裡的自己 遲遲無法
修理淤積靈魂中的重度潰瘍^{註三四}

面對著朝夕相處的生活所在，我們的歡欣與苦痛也和這個都市的脈搏一起振動，不論是喜樂或哀愁，都是詩人筆下最愛卻也最不忍的無奈所在，而透過生活空間的抽樣，也具體地呈顯如此的趨向。

四、都市詩與飲食休閒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飲食習慣的改變正能反應出都市瞬息萬變的腳步。八〇年代以後的台灣，又再次遭受西方文化的挑戰與衝擊，一九八四年一月，美國速食業龍頭——麥當勞（McDonald's）正式進駐台北，挾龐大的財力，透過廣告行銷與廣設分店旋即引起流行，並迅速搶佔台灣的速食市場。其影響之深，甚至連傳統的飯麵糕點，也難敵漢堡、薯條、可樂、炸雞的魅力，下一代台灣人的飲食生活，幾已淪為美國速食巨人的禁臠。面對這樣普遍而深入的文化入侵，詩人自然不可能視若無睹，前輩詩人羅門就在一九八五年率先發表〈「麥當勞」午餐時間〉來見證這項消費時代的盛事：

註三四：徐國能，〈公寓組件·之一水管〉，《明道文藝》第291期，2000年6月，頁136。

一群年輕人
 帶著風
 衝進來
 被最亮的位置
 拉過去
 同整座城
 坐在一起^{註三五}

羅門雖費心架構長篇，努力強調代溝問題與文化差異，然而他對麥當勞的認知卻明顯不足，只流於浮淺的觀察^{註三六}。而五年後，和羅門同世代的張默，也把這些新貴的餐點納入題材^{註三七}：

遠遠看
 它是透黃的M
 近近看
 他還是透黃的M
 戴眼鏡的與不戴眼鏡的

註三五：羅門，〈「麥當勞」午餐時間〉，《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5年8月3日；另選入李瑞騰編，《七十四年詩選》，頁168-171。

註三六：如詩中兩次出現「手裏的刀叉」，就令所有瞭解麥當勞飲食方式的讀者不得不提出：「我們不禁要懷疑，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羅門究竟有沒有在麥當勞裡親手端起、親口吃過漢堡？」的困惑。（參見陳大為，《存在的斷層掃描——羅門都市詩論》，頁141。）羅門對麥當勞的基本認知其實是相當缺乏，他只是借用文化對立的象徵意義來加以呈顯批判，詩中若改用任何一種西方食品來取代（replace），其實對所要表達的意義與內容恐怕也相去無幾？此詩抒發個人主觀感慨的部分，似乎遠遠超過對基本現實應有的客觀認知。

註三七：張默另有〈肯德基——城市素描之四〉，（收錄於《光陰·梯子》，頁212-214，作於1989年6月25日），亦可參照。

穿牛仔裝與不穿牛仔裝的

反正大家窩在這裏

喝一杯紅茶，或者

一撮薯條

就可以削去大半個下午

而飢渴如故^{註三八}

在「遠遠看」、「近近看」之後雖然沒有發現任何差別，但張默對麥當勞消費者心態的基本觀察，顯然就比羅門來得深入。只不過既然題為「一瞥」，對飲食文化的探索自然不可能太過深入，是以表面上熱鬧非凡卻又「飢渴如故」的飲食形態何以能續存且日趨隆盛，這恐怕就不是曾親身體驗者所能輕易理解，因此前行代詩人屢屢對「麥當勞」提出質疑，也就不足為奇。而這樣的問題，直至世紀末也依然難解：

也許飢餓也許不知

飢餓的定義何在

像黃昏的曖昧流著口水

麥當勞M紅色的字號

擋住游走的時刻

高標矗立

加上黃色誘惑的襯托

特別搶眼

註三八：張默，〈城市風情·麥當勞一瞥〉，《中華日報·副刊》，1990年11月30日；另選入向明編，《七十九年詩選》（台北：爾雅，1991），頁183-185。

街頭原有的景象爲之褪色

呈現一些自卑民族文化的

蒼涼

啃食一條街又一條街

連鎖店的黃昏奶油

那是他們這一代

嗜好的口味^{註三九}

同樣屬於前行代的岩上雖能瞭解孩子們是因為「也許飢餓也許不知／飢餓的定義何在」的假性需求而走進速食店，然而詩人言之諄諄、聽者卻藐藐。面對「那是他們這一代／嗜好的口味」的現實，也是無能爲力；也只能望著「街頭原有的景象爲之褪色／呈現一些自卑民族文化的／蒼涼」而落寞傷神。

岩上和羅門、張默同樣執著於文化層面的批判（而且是一面倒的批判），在他們的詩作清一色地以旁觀者的姿態做負面批評。然而隨著時代的日新月異，麥當勞如雨後春筍地在台灣各地生根繁茂卻是眾所周知，麥當勞的深植人心（尤其是兒童與年輕人），甚至已成為時代新寵與潮流帶動者^{註四〇}，已是整個社會所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然而一項飽受批評的飲食文化又何以能獲致普遍的認同，這實在值得深究。站在人性的需求來思考，也許是因為認知角度的不同而產生落差。以舊文化的素養要面對新時代的瞬息萬變其實是相當的艱困，前輩詩人們純粹以文化層面來批判，而忽略不同世代的需求也是有所偏頗。作為一種行銷商品，麥當勞的

註三九：岩上，〈黃昏麥當勞〉，《笠》第207期，1998年10月，頁26-27。

註四〇：如1999年推出「Hello Kitty」系列促銷活動，就引起整個社會瘋狂的排隊人潮。

整齊、清潔、迅速、便利……等條件，都是符合新時代新人類的新需求，而這絕非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旁觀者所能理解。是以因出生年代與生存背景不同所產生的「代溝」，也自然在此文化衝突的節點（spot）上顯現。所以年輕詩人筆下的麥當勞，展現的自然是一一種涇渭分明的風情：

春天在這裡爆破
孩子們卻把歡笑遺落
吸管和吸管並排
可樂快樂地在紙杯裡唱歌
青春不斷在體內發酵
陽光都在夢裡奔跑
愛情在幻想中微笑^{註四一}

這樣的喜樂描寫，恐怕會令前輩詩人匪夷所思，但是對孩子們來說，麥當勞也就是快樂天堂的代名詞。就像「吸管和吸管並排／可樂快樂地在紙杯裡唱歌」的描寫，也確實是年輕一代的真心反應。

不過也不是所有新世代的詩人就全然向麥當勞輸誠，部分別有識見者的批判深度與考量方向，也自有其見解：

M到底是勝利的姿勢
還是一對無辜

註四一：辛金順，〈麥當勞一瞥〉，《青年日報·副刊》，1996年5月17日；收錄於《最後的家園》（台北：文史哲，1997），頁37-39。

高聳的乳房
 飢餓咀嚼時間
 人裝飾孤單
 首都則迅速淪陷在
 空心手勢和黃色乳房
 尺寸一致的塑膠味笑容裡
 意志和肥胖的爭執仍未停止
 胃已好整以暇地趴在櫃台
 挑揀一個看來可口的數字
 至於超值的問題
 謝絕消化^{註四二}

這首詩批判和讚賞兼而有之，而包含商業標誌、餐點樣式、食物組合……等細節，作者都知之甚詳，故詩人理應經過長期的參與、觀察與思考，方能有如此深入的描述。作者在此有意透過反諷的技巧，在物質享受與精神掙扎的背後，嘗試思索著文化馴養的問題。

然而在世紀末的今日，這項歷經十餘年紮根的舶來品，似乎已成為一種習慣性的消費。對許多X、Y世代的詩人來說，麥當勞甚至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翻開週日的斷炊早晨
 獨自來到麥當勞的二樓窗口

註四二：潘寧馨，〈速食店記實〉，《創世紀》第112期，1997年10月，頁45。

咖啡與漢堡

簡單的早餐、午餐和晚餐

茫然的早上、中午與夜晚

行人來來往往

帶著昨天的消息和明天的夢想

俄羅斯經濟崩潰

北韓試射飛彈

瑞士航空墜機

伊朗即將進攻阿富汗

我舔著黏在漢堡紙上的橘色起司

眼睛，一片迷濛

週日的麥當勞上午

時間是沒有刻度的手錶

啜引著無限的續杯咖啡

小小的島國流竄著不可思議的現象

股市積弱不振

廢省風雲不斷

葡式蛋塔橫掃消費市場

高中聯考即將廢除

我吞嚥著無味的化學奶精

耳朵，充滿嘆息

這是一個斷炊的週日上午

我在麥當勞二樓的窗口

咖啡、漢堡加上五份喧嘩的報紙

相同的早餐、午餐和晚餐

無奈的驚心、傷心與痛心^{註四三}

較諸之前的詩例，雖然正負觀點皆有，但詩人都是以旁觀者的姿態來敘述描繪，不過詩人在此卻親自置身於場景中來省思國內外的種種問題。從週日斷炊的選擇也顯示新世代對速食的接受度，包括「舔著黏在漢堡紙上的橘色起司」、「啜引著無限的續杯咖啡」、「吞嚥著無味的化學奶精」，都是必須身歷其境者方能寫出如此細微的動作。至於從「咖啡與漢堡／簡單的早餐、午餐和晚餐／茫然的早上、中午與夜晚」到「咖啡、漢堡加上五份喧嘩的報紙／相同的早餐、午餐和晚餐／無奈的驚心、傷心與痛心」，也顯現出現實生活中制式化的孤寂無聊。然而這些無奈並非是速食業所帶來的，那是整個時代變化與動盪的結果，速食店在此反倒成為詩人的休憩站與避風港，甚至是一個新資訊的接收中心。

於是從觀察到體驗，從外在到內涵，詩人對麥當勞的描述同樣也因人因時而異。都市化的結果會產生某些必然的現象，批評與認同者各有其所見，不過來自世代差異的認知事實，卻在詩作中清楚浮現。而對新世代的新新人類來說，

註四三：方群，〈麥當勞的週日上午〉，《幼獅文藝》第543期，1999年3月，頁23。

他們對時代脈動的敏銳度和參與度是既有的優勢，這也是他們最值得開發的寫作素材。

至於從在休閒娛樂方面來看，八〇年代初期引進台灣的「卡拉OK^{註四四}」迅速取代傳統的「那卡西」（Nakasi），這種嶄新的休閒活動，也很快成為都市族群的主流：

青山綠水明月
纏綿的風
都紛紛移到餐廳裡來了
音質傳真節奏細膩的
混進酒杯小菜和香煙裡
讓在座的
各形的嘴巴跟著呻吟
各樣的眼睛跟著發亮
各式的鞋子跟著踏出——
搖搖晃晃的表演
四拍子的集體感動
我用電子麥克風揣摩流行的音色
用四聲道喇叭傳訴千古的纏綿^{註四五}

註四四：原意為指歌唱用的伴唱帶，但也兼指硬體設施。原為外來語，係「無人樂團」之意。第一批卡拉OK伴唱帶約在1972年出現於神戶，原為駐唱歌手伴唱時所使用，由於反應熱烈，業者遂開發伴唱機與伴唱帶，旋即造成大流行。大約在1981年引進臺灣，1984年以後即蔚為風潮，隨後並衍生出MTV、DTV、KTY等，形成一種世紀末的特殊休閒。

註四五：杜十三，〈卡拉OK〉，收錄於簡政珍主編，《新世代詩人精選集》（台北：書林，1998），頁168-169。

在酒酣耳熱之後，矜持的禮儀、規範、道德具已一併解體，隨心所欲的狂野放肆也就無所不爲了：

都市在你光芒四射的身體上跳動
 將整座城的喧囂與冷漠
 從高音喇叭的喉管中吐掉
 把生命跳到肉體的位置
 碰是身體
 抱也是身體
 還有什麼不OK^{註四六}

當「伸手一推，門後／音樂和聲音便浪潮般狂湧而來／夾著那種／悶在冷氣中的煙味／以及一張張幽暗的臉孔／在啤酒與玫瑰紅的酒精裏／載浮載沉^{註四七}」於是整座都市的命運，也如此的「載浮載沉」而不知其所終。

然而流行的更迭是非常快速，另一種以獨立空間、自由選擇為號召的新興視聽休閒娛樂MTV，也緊跟著在都市的大街小巷中立足：

就在麥當勞飲食店附近
 林立的24小時MTV開放
 最低的消費
 隔間素淨的雅房

註四六：羅門，〈卡拉OK〉，《都市詩》（台北：文史哲，1995），頁93-94。

註四七：侯吉諒，〈卡拉OK六首·你歌或我歌〉，《城市心情》，頁43-44。

MTV 片和冷飲

能夠讓你消磨黎明前的黑暗^{註四八}

二十四小時的營業型態讓都市成為不夜城，MTV 不僅是娛樂休閒的處所，也可能是滋生色情、製造犯罪的溫床，然而再多的憂心，卻無法改變時代的風潮。

接著在八〇年代末期，結合卡拉OK 與MTV 而成的KTV 也迅速席捲市場，成為一種熱烈的全民運動：

到處都能看見

KTV 巨大的廣告招牌

競爭處於緊張狀態

擠在大港埔鬧區的人潮中

跟隨著人潮擺盪

被喧鬧與雜亂吞沒^{註四九}

比卡拉OK 更獨立的KTV 之所以風行，象徵著現代人對自我隸屬與獨立空間的盼望，但這也某種程度地印證了都市族群普遍存有封閉退縮卻又害怕孤獨的矛盾。就像：

世界縮小

註四八：棕色果，〈MTV 夜宿〉，《喜緣》（台北：詩之華，1996），頁32。

註四九：李昌憲，〈KTV〉，《笠》第177期，1993年10月，頁12-13。

成一間斗室時
才敢對著世界
吼叫

藉別人的語言
發表自己的心
其實不可能貼切

也只能這樣了
一旦驅動英雄的燃料
酒精燒盡
立即還原成無援的士兵
獨立被圍的山頭
四面楚歌^{註五〇}

以酒精點燃的情緒雖然可以達到宣洩的效果，然而在酒醒人散之後，卻是更多難以排除的孤單落寞。

至於在九〇年代竄起，令新世代流連忘返的Pub，也在詩人筆下呈顯它綺麗炫目的色彩：

「頹廢是一杯怎樣調製的酒呀？」
新認識的他卻醉了，

註五〇：林豐明，〈KTV〉，《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台灣文學選》（台北：前衛，1997），頁152-153；原載《笠》第189期，1995年10月，頁79。

答非所問地說：

「頹廢的可能極限是
——帶新的情人來這裏，
偏偏遇到了老情人，
和他的情人……」^{註五一}

Pub是世紀末的罪惡淵藪，除了情慾的出軌，也包括酒精和毒品的氾濫，這些雖然一直為有識之士所詬病，但如此的病灶已深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期許是否能堅持，其實誰也無法預料。

此外在街頭巷尾如雨後春筍般茂盛的泡沫紅茶，也呈顯另一種快速廉價的庸俗文化，於是：

身體逐漸隨這座都市的腐朽蒸散直到剩下
最後一滴晶瑩

.....

泡沫紅茶店繁殖成災
所以的泡沫紅茶
開始快樂地期待五彩繽紛的麥管 以及
習慣一杯20元的身價^{註五二}

而在資訊產業極度發展的現代都市，電腦遊戲也成為人們最重要的休閒娛

註五一：顏艾琳，〈ROXY〉，《抽象的地圖》（台北板橋：北縣文化，1994），頁24。

註五二：潘寧馨，〈泡沫紅茶傳奇〉，《植物園詩學季刊》創刊號，1994年12月，頁7。

樂，甚至是與生活食息難分彼此：

每次他總是從相同的地方出發
遭遇一樣的敵人和困境
在固定的角落補充營養
——並且快快長大
然後狠狠地踩扁烏龜，或是
用火球射擊活繃亂跳的大嘴魚

嗜肉的食人花不必商量
滾燙的岩漿也從不妥協
馬利小心翼翼地穿梭跳躍前進
用最少的時間賺取最多的賞金

那彷彿是一個冒險英雄的華美故事
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熱烈地發生
握著搖桿的眼鏡男人從不感覺疲憊
也許這就是他夢寐以求的虛幻人生^{註五三}

詩中前兩段所描寫的都是電腦遊戲——超級馬利的情節內容，然而在第三段的對應連結中，卻把虛幻的遊戲與現實的人生巧妙結合，使得有類似經驗的玩家也都能有深刻的體會與感悟。

註五三：方群，〈超級碼利〉，《台灣日報·副刊》，2001年6月8日。

概略地以「都市族群與生活空間」和「飲食文化與娛樂休閒」來探索都市詩的內涵與精神也許不夠周全，然而就都市的種種特徵來看，這兩個層面確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

「都市文學」就是都市正文的文學實踐，同時，創作活動本身正形成都市的社會實踐，創作者同時兼具了都市正文的閱讀者，以及正文中都市的創造者的雙重身分^{註五四}。

而都市詩作為都市文學的呈現者，當然也成為如此的實踐者與開拓者。

五、都市詩的思索與轉變

都市詩從八〇年代中期起逐漸形成一種普遍而全面的風潮，並在解嚴後日趨昌盛，而若從寫作者的身份來觀察，「掌握都市精神與資訊思考的一代^{註五五}」，即是創作都市詩的主力中堅。

當我們再從解嚴以後出版詩集的名稱為檢索對象，發現其中以「都市」等相關主題為標題的就有：黃漢龍《都市之癌》（1987）、侯吉諒《城市心情》（1987）、林耀德《都市終端機》（1988）、焦桐《咆哮都市》（1988）、古能豪《在這座虛幻的城市》（1988）、林耀德《都市之薈》（1989）、田運良《個人城市》（1989）、大荒《台北之楓》（1990）、黃勁連《偃促兮城市》（1993）、羅門《都市詩》（1995）、陳謙《台北盆地》（1995）、陳謙《台北的憂鬱》（1997）、黃承章《都市情慾物語》（1998）、陳家帶《城市的靈

註五四：林耀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重組的星空》，頁200。

魂》(1999)……等，至於其他的零星篇章，更是不可勝數。從這些作者群中我們可以發現，戰後出生的詩人在這方面的表現不論是在質或量，都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我們在針對都市詩的寫作內容與精神層面探討時，也自然會對這個族群多所著墨。

都市詩的範圍與內容是多樣而繁複，它與生活的結合更是緊密而不自覺，因此它的存在就形成一種普遍的現象，這也誠如羅青所言：

所謂「都市詩」不形成割據與派別的黨團，因為它的訊息與訴求存在於這個時代普遍的人類心理基礎與生活領域之中，是在關切詩人所站立的土地外，又具備包容性、宇宙精神的一種創作主題^{註五六}。

都市詩雖有其多樣風貌，不過在眾多面相的都市詩中，最為普遍的寫作類型便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對都市做鳥瞰性的評析：

天空溺死在方形的市井裏
山水枯死在方形的鋁窗內
眼睛該怎麼辦呢

眼睛從車裏
方形的窗

註五五：參見林燿德，〈開向偉岸山嶺的眼鏡——焦桐與其詩集「蕨草」〉，《一九四九以後》（台北：爾雅，1986），頁167-168。

註五六：羅青，〈後現代的草根性與都市精神〉，《草根》復刊第9號，1986年6月。

看出去

立即被高樓一排排

方形的窗

看回來

眼睛從屋裏

方形的窗

看出去

立又被公寓一排排

方形的窗

看回來

眼睛看不出去

窗又一個個瞎在

方形的牆上

便只好在餐桌上

在麻將桌上

找方形的窗

找來找去 最後

全都從電視機

方形的窗裏

逃走^{註五七}

註五七：羅門，〈都市·方形的存在〉，《都市詩》，頁82-83。

人們從方形禁梏的窗，向牆、向桌、向窗、甚至是向電視機逃亡，然而仍陷入另一種的封鎖，形成宿命的悲劇。至於年輕一代的詩人，也開出所見略同的「診斷書」：

公車票亭	連著
MTV	連著
大型美女海報	連著
行道樹	連著
卡拉OK	連著
啤酒屋	連著

一整排浪笑的蛀牙

咬住 視線
咬住 洋菸廣告
咬住 菸霧
咬住 理髮廳
暗得不能再暗的^{註五八}
？

這些傳統的觀察角度與表達方式，固然能讓城市的風情明顯呈現，不過在

註五八：沙笛，〈城市診斷書〉，收錄於沈花末、梁正居主編，《鏡頭中的新詩》（台北：漢光文化，1987），頁118。

新世代詩人的筆下，不論是就寫作內容與表現技巧，都有更具創見的成就：

不確定幾何概念支撐起我們抽象的都市

輪與鋁窗與淪落的報紙

平面曲面立體種種重組再重組

疊合又疊合

先物質之夢流入圓與方的聯集

有低低

啜泣般

的雜

音^{註五九}

。

這樣的形式安排與遣詞用語，就是新生代詩人所獨有的特點。他們往往採取不同於前輩詩人的書寫傳統^{註六〇}，而林耀德在這方面的試驗，也確實是頗有震撼力。尤其他能貼合時代脈搏，緊跟趨勢腳步，將都市的種種面相與精神，迅速反映在詩作之中：

加班之後我漫步在午夜的街頭

註五九：林耀德，〈文明幾何·不規則圖形——都市〉，《銀碗盛雪》（台北：洪範，1987），頁211-212。

註六〇：如林耀德即善於採取知性、旁觀、冷冽的語言，注重形式的組構。楊牧就指出：「林耀德能在結構上取勝，這自然是他到目前為止最引人注目的成績。」又說：「以聲調之和諧配合字面形象的組織，應該可以達到凝聚張力的功效。」（見楊牧，〈詩和詩的結構——林耀德作品試論〉，收錄於林耀德，《銀碗盛雪》，頁5。）

那些程式仍然狠狠地焊插在下意識裡
 拔也不不去
 開始懷疑自己體內裝盛的不是血肉
 而是一排排的積體電路
 下班的我
 帶著喪失電源的記憶體
 成為一部斷線的終端機
 任所有的資料和符號
 如一組潰散的星系
 不斷
 撞擊
 爆炸^{註六一}

資訊化的社會，全面改變都市的生活，更急速、更龐雜、也更忙碌的程式，重新格式（format）人類的思考和行為，因而造成人們對資訊與機器的過度依賴，甚至產生衝突、短路，都是可以預期的瘋狂未來。於是詩人筆下展現的生活情境，已透露人類向科技投降的可能：

插入捷運儲值卡搭往明日
 插入電話卡對機器說出思想
 插入金融卡提領前半生的意義
 插入信用卡預支後半生的空寂

註六一：林燺德，〈終端機〉，《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頁167。

插入健保卡聆聽心臟雜音與生命密談
插入會員卡躋身以量販價購買生活的行列
插入影印卡在心田複製一首少年時代寫的詩
插入保全卡開啓滿屋交付荒涼保管的夜

插入網路卡撥接文明記憶的神經中樞搜尋失落
插入國民卡確認國家領袖主義
插入自己流動於新世紀氾濫的人群
插入對上一個世紀的懷念在無夢睡眠中

然後 抽出
空白 抽出
空白 抽出
空白

插入 抽出
空白^{註六二}

在以卡爲尊、以卡爲用的現代社會，卡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活與價值，然而又有誰可以否定這樣的明日世界？從繁複多樣到一片空白，確實是令人擔憂。因此當我們在面對都市詩的同時，也許應該多關注值得前瞻的未來，而不只是執著於面相的膚淺反映。

註六二：徐國能，〈未來的世界·卡式生活之一日〉，收錄於中華民國新詩學會編，《詩迎千禧年》（台北：文建會，1999），頁52-53。

六、結語

我覺得飢渴。

我投下所有的錢，
它什麼也沒有給我。

我只好把手腳給它

又將頭遞過去
但還不夠。

最後我把靈魂也投給了它。
它吐出一副骸骨
並漠然顯示：
「恕不找零」^{註六三}

時代繼續向前，都市的範圍也仍然無限制地膨脹，吞噬著所有迷失的紅塵男女。而都市詩創作者嘗試結合其他題材或技巧所開發的新方向，也將成為未來都市詩的主要特色，不過溯自肇始時期的批判質疑精神，卻是始終貫串於其中：

瀕臨永恆靜默的那排街樹

註六三：顏艾琳〈超級販賣機〉，《骨皮肉》（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72-73。

站在我們內心深處，
以懷疑論者閃爍的眼神
審視著車燈、華服以及高腳杯的文明^{註六四}。

都市詩是理想與現實的紛呈舞臺，也是文明和傳統的匯聚熔爐，雖然詩人們在寫作、思考時的面向多以負面的批判為主，然而對社會動蕩與人心掙扎的剖析，他們卻是永不停歇的關懷實踐者。

註六四：陳家帶〈城市的靈魂〉，《城市的靈魂》（台北：書林，1999），頁55。